

也談江湖(三)

王樂

上回說心中的「江湖文學」之最非金庸莫屬，但香港的這片「江湖」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精彩，古龍筆下的「江湖」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
同樣是少不更事的中學時期，一個暑假，炎炎夏日驅使我躲進了書店，在旺角那家不大的小書店裏，我認識了古龍筆下的楚留香——書的封面上畫着一個戴斗笠的少年，扛劍側臉，嘴裏酷酷地咬着一朵鮮花。自此，我開始看古龍的系列小說。

那是跟金庸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武俠小說風格——從交代背景何朝何代，俠客式神探推理破案，文字簡短，斷行如詩，對白非常有個性。楚留香，陸小鳳，一系列一系列的看下去，與其說是文筆吸引我，不如說更吸引人的是情節。其實，即便從文學的合理性角度分析，金庸仍然佔上風，但誰又能否認古龍也確實是一位大師級別的武俠作家呢？如果說從金庸的文字裏感受到了女性之柔美，那麼古龍的文字裏，則讓人感受到男性的灑脫理性之美。

古龍筆下的男人，英俊而睿智，風流又風趣，實在比金庸筆下的男子有魅力得多。只是他筆下的女子，並不像金庸描寫的那般盡善盡美，而是略帶風塵之氣的，也更具現代感的。古龍下筆甚是空靈浪漫，武功之玄乎，從來看不到招式，或者一根筷子也能要人命，還有流星一般無聲飛過的輕功，簡直神幻地如夢一樣。聰明過人的主角們的人生有好酒，銀子，朋友，美人，活得可謂瀟灑，也並沒有什麼民族大義來壓身。

古龍的武俠世界，更像是真正快意的江湖，浪子佳人，寶刀紅粉，談笑間

奪人性命於無形。明知道這是故事，卻是每個人失魂落魄時、酒闌人散後都會夢見過的故事，越是沉醉，越覺出生命裏深深的不甘和孤獨。

金庸擅寫女子，最動人的自然是愛情，古龍擅寫男子，最動人的當然是友誼。我曾設想，如果讓金庸筆下的女子匹配古龍筆下的男子，不是人間佳偶？可蘇蓉蓉又怎會瞧得上郭靖，俏黃蓉只怕也搞不定傅紅雪，小龍女大概會被李尋歡拱手送人……

比起早早收筆的金庸，古龍顯得高產得多，只可惜他早已扶醉駕鶴西行，有些故事虎頭蛇尾，有些故事別人代筆，良莠不齊，這些書也再無法修訂整理，實屬遺憾啊。

寫了三篇，終於也講完了梁羽生、金庸和古龍的「江湖」，但讀書的事兒又怎可能非大作不讀呢？我自自然也是讀過溫瑞安、諸葛青雲、蕭逸、柳殘陽、司馬翎等人的武俠小說的，但那感覺就如同「曾經滄海難為水」，有了前三位大師，很難再為其他的文字沉迷，也看不出特別出彩的故事，這也算是一種無奈吧。

人越長大，功課自然也就越繁重，一個又一個的江湖夢也只能從學校逐漸走向社會。如今，自然已不再做「江湖夢」，只因為已經身在江湖，話說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，勾心鬥角，爾虞我詐，都是不見血的刀劍呢。讀書也像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」的道理，越管禁越要看，等到沒有人再約束管轄，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挑選自己想要的書來讀的時候，目光反而開始專注在厚重的中外經典之上了。

「江湖」給了少年豪言壯志的夢和青春年華，即便現在回想起來難免覺得有些傻氣，可那有夢可做的日子，誰人不懷念？



自由



花都書簡

夏日的微風中飄來一陣熟悉的花香，淡淡的清新。我看了看手表上的日曆，六月，是的，又是一年的薰衣草季節了。扭過頭，我便看到了集市轉角的花店，兩個大桶裏插着滿滿的都是新鮮的薰衣草，而面前的桌上有兩個木質的盆，一個裏面裝着已經乾燥的薰衣草花粒，另一個裝着一個一個小小的米色紗布袋子，不用說，這一定是薰衣草香袋。

我走過去，買了五個薰衣草香袋，準備送給一會兒一起喝下午茶的花麗葉和瑪伊姬。還有每次都來湊熱鬧的英國男生湯姆，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喜歡這些女生的東西，但也多準備了一個。

於是，這頓下午茶的主題，就這樣不小心的被我搞成了「薰衣草」主題。每個人都不要約而同的講了自己對薰衣草的情結，故事，和偏愛。

「薰衣草對我來說，就是讓我心情舒緩，起安眠作用。記得當時我懷孕的時候，失眠很嚴重，又不能隨便亂吃藥物，朋友便推薦了薰衣草。於是，那段時間，家裏的薰衣

薰衣草 小雪

草香袋，薰衣草精油都是我完全離不開的東西。但是誠實的講，比起薰衣草的香味，還有更好聞的花香。」我拿出薰衣草香袋，講了我的故事。

「我同意，薰衣草絕對不是最好聞的花香。」湯姆迫不及待的要插話，「但是，我吃過最好吃的羊排，是用薰衣草作為香料烤製的。薰衣草那種淡淡的香和羊肉的鮮，我只能說兩個字：完美！」

「我覺得你已經要流口水了。」花麗葉看到湯姆說得一臉陶醉，半眯着眼睛像個美食家的樣子，忍不住調侃道。

「等下，我還沒說完！」湯姆故意吞了一下口水繼續說，「你嘗過薰衣草曲奇餅乾麼？試過薰衣草芝士蛋糕麼？還有，你如果從來沒有吃過薰衣草口味的冰淇淋，絕對是人生一大遺憾！」

「那我的人生無憾了！我夢想中的生活就是每年夏天去南法的小鎮，隨便找個咖啡館就這麼坐着，看書聊天，噢當然，吃薰衣草冰淇淋。」瑪伊姬接過話題，「南法有太多的鎮值得小住。所以每次有朋友去南法度假，他們撲倒在薰衣草地裏陶醉的時候，我就住在小鎮上享受夏日陽光。石頭城，紅土城，梵高小鎮，阿維尼翁……每一個小鎮



薰衣草冰淇淋口味獨特

作者供圖

我都可以住上一個月。小鎮，和薰衣草，我很難說清楚是誰讓誰更驚艷。」

「和你們相比，我對薰衣草是真愛了。我會經還穿着我的婚紗和先生去薰衣草地拍了很多照片。可能是小時候看電影裏的情結，對那個薰衣草的畫面一直情有獨鍾。就是喜歡那漫山遍野的深紫色，彷彿把藍天都染成了淡紫色。有夕陽的時候，從淺紫淡粉，到深紫和金黃，整個天地就是一個調色板！」

我和湯姆、瑪伊姬認真看着說得深情款款的麗麗葉，已經自動進入了到那樣的畫面中。

這一場薰衣草下午茶，花麗葉的「演講」毋庸置疑是全场最佳，我們點了一個薰衣草芝士蛋糕送給她。她和我們大家一起分享的時候，湯姆高高興興的吃了一大半。枕邊薰衣草香飄來，這是盛夏的味道。

像我這樣的一個創作人的自白

盧定彰



眾樂

六月中旬，世界盃剛剛開鑼。我抵達歐洲的那天，電視正直播瑞典隊對韓國隊的賽事。戰至下半場中段，韓國的後衛在禁區內犯規，被判罰十二碼極刑。攝影機毫不留情地對焦放大韓國後衛欲哭無淚的表情，彷彿整個國家的榮譽都栽在他那大意的一腳之上。

望着這個電視畫面，我的思緒猛然跳到我的工作之上。上年夏天，我獲捷克一個音樂節委約，創作一齣室內歌劇。我選了西西的經典短篇小說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，並委託中文大學音樂系的麥淑賢教授改編成歌劇劇本，以英文演唱。歌劇有三個角色，由十八人的樂隊伴奏。演出大約一個小時，連同序幕共有六景。歌劇於六月底在捷克首演，我於演出前兩星期抵當地排練。自五月初完成全部音樂和樂譜後，心裏一直忐忑不安。這是我的第一個歌劇創作，我擔心自己力有不逮。樂評人會有什麼反應？外國的觀眾會否因我一人的作品而輕看香港作曲家的音樂？我怕演出後，我的心情會如那個傷心欲絕的韓國後衛一樣，因着自己不堪的表現而感到愧疚。

這樣的想法大概有點誇張，但龐大的壓力確讓我喘不過氣來。何況我對自己的作品從來不夠信心。可能源於大學以前沒有接受過「正規」音樂訓練的自卑，也因為見過歷史世界各地太多真正有才華的人，深知自己的音樂能力有限。我作曲約十年，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，近年不時會有感在創作路上沒有突破而氣餒。我一方面怕在作曲這個不確定的事業上虛度人生，另一方面，又常對這個世界抱有一份歉意。我自覺對身處的社會付出得太少，卻奢望藝術能夠改變人心。

歌劇的三個演唱者當中，有一位年僅十九歲、還在音樂學校唸書的捷克女孩，名叫Eliska。選角的時候，音樂節主辦人向我大力推薦她，說她天分甚高，是可造之材。我聽了Eliska演唱的錄音後，發現她的聲音的確得天獨厚，加上當時正忙於作曲，不想為選角添煩惱，便決定用她。首日排練後，Eliska告訴我，她演唱的經驗雖然



▲歌劇演員Eliska在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中表現不俗 作者供圖

▲本文作者（左三）與歌劇演員合影 作者供圖

不少，這卻是她的首個歌劇角色。我聽了有點擔心。歌劇的困難之處，是演唱之餘還要兼顧演戲。加上這次歌劇的導演是編舞家出身，喜歡運用不少近乎舞蹈的肢體語言。演唱者除了背誦樂譜之外，亦要記頗多動作。再者，英文於Eliska而言也是外語。各種挑戰加在一起，Eliska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，好幾次排練時差點哭出來。

不過成功往往往往是三分天分加七分努力。Eliska事後告訴我，每天完成六小時的排練後，她晚上回到酒店仍繼續練習，直至筋疲力盡方倒頭睡覺。果然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她的進步有目共睹。在短短兩個星期內，她的表現一天比一天優秀，在舞台上越見揮灑自如，結果她反而是三個主角中發揮最穩定的一個。Eliska在舞台上自有一股吸引觀眾的魅力，讓人目不轉睛。演出當晚慶功後，我和她擁抱道別。她含淚答謝我和團隊對她的支持和鼓勵，讓她經歷了人生最難忘的兩個星期，也讓她更有信心走未來的路。我捧着她的臉蛋，對她說：「你又何嘗不是造就了我的藝術生命、給了我一個永遠難忘的回憶？」除了Eliska以外，樂團大約三分之一都是比較年輕的樂手，不少是第一次參與現代歌劇的演出。完場後我們把酒聊天，不亦樂乎。他們告訴我，很享受和珍惜這次新的經驗。我的作品竟然成為了讓人成長的媒介，這是我始料不及的。能夠參與建立另一個藝術工作者的生命，為別人的未來開拓了更多的可能性，感覺原來如此美好。

當晚演出完畢，好幾個觀眾來到我的

眼前，分享他們完場的感受。有一對銀髮老夫婦，是當地文化圈頗有名望的人，緊緊握着我的手向我道謝，因為演出讓他們深深感動，他們看的時候差不多掉下淚來。他們表示已厭倦了許多前衛藝術的陳腔濫調和純學術研究，而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的內容卻是多麼的人性化，令他們喜出望外。愛情的脆弱、命運的選擇、工作的意義……這些議題都超越時間和文化的限制。另外有一名二十出頭的捷克男生，本身是搖滾樂手，因為朋友的邀請，第一次觀看現代歌劇。他的眼神流露出好像小孩子發現新玩具般的興奮，因為他原以為歌劇必定是守舊和沉悶的，結果發現歌劇的音樂也可以是如此有時代感。

聽見觀眾們真誠的致謝，無疑是對我最大的鼓舞。我發現，原來我最期待的事情，便是我創作的音樂能夠感動人心；唯有人性化的藝術作品，才是我一直渴望追求的。我的音樂大概無法感動世界上所有人，但我仍然相信藝術能夠改變人心。那怕只是感染到一小撮人，甚至只有一個，那份喜悅和滿足仍然非筆墨所能言喻。我感到無比的幸福，因為我一直能夠做自己喜歡的、相信其價值的工作。正如駱以軍在日前的訪問中所說：「上天給了你奇怪的創造力，所以受到屈辱，還是窮困，都沒什麼好靠天，你已經得到獎賞了。」

演出後翌日，電視直播韓國隊對德國隊的比賽，結果韓國隊淨勝二比〇。我又想起那個韓國後衛，我相信，無論球賽最後可否出線，他總算有一個交代了。

沙田公屋命名重歷史

過來人



香江憶記

上次提到本港屋邨數目雖然多，但政府在命名的時候也是刻意有序地安排，所以如果了解箇中奧秘，就不難找出它們所在地區。

例如慈雲山邨都以「慈」字命名，包括慈正邨、慈愛邨、慈樂邨、慈康邨、慈民邨等；深水埗部分公屋以「麗」字命名，如麗閣邨和麗安邨等；南昌區公屋則以「昌」字命名，如南昌邨、富昌邨和榮昌邨等；下葵涌公屋以「葵」字命名，如葵芳邨、葵盛東邨、葵盛西邨、葵涌邨、葵興邨等；上葵涌公屋則以「石」字命名，包括石籬邨和石蔴邨；荔景山和九華徑公屋則以「荔」字或「麗」字命名，如荔景邨、麗瑤邨和華麗邨等；在青衣方面，除青衣邨外，其餘公屋都採用「長」字命名，如長青邨

、長康邨、長亨邨、長安邨等；至於沙田的公屋，部分取自區內原有地名，如瀝源邨、禾輦邨、顯徑邨則合顯田與徑口二村之名而成；沙田第四區香粉寮公屋以「美」字命名，如美林邨、美田邨等；馬鞍山公屋由於發展於較後期，所以能夠全部統一使用「安」字命名，如恆安邨、耀安邨、頌安邨等；將軍澳公屋則分三階段以「林」、「德」、「明」三字命名，第一階段有寶林邨、景林邨和翠林邨等，第二階段有厚德邨、明德邨和向德邨等，第三階段有健明邨、善明邨、怡明邨等；天水圍公屋則多以「天」字命名，如天瑞邨、天逸邨、天澤邨、天恩邨、天晴邨和天慈邨等；元朗的公屋會以「朗」字命名，如朗屏邨、朗晴邨、朗善邨等。

近期，興建公屋的地點更從港島、九龍及新界擴展至離島，如東涌新市鎮，人口已經增至超過五十萬人，而且還在不斷擴展中，當中有半數人口都入住公屋，除了最初期的逸東邨之外，還有新近落成的迎東邨，說不定你會成為當中的新住客呢。

▲沙田瀝源邨是沿用當地地名的典型公屋 作者供圖



在德國喝啤酒

白頭翁



閒話煙雨

我研究德國人痛喝啤酒而少得「痛風」的原因有二：一是乾喝，光喝啤酒不吃酒菜，很少有擺上一桌子海鮮然後再「大吃二喝」的。那肯定是中國人。原因之二是德國最講究的是烤德國肘子，煮、蒸或烤德國白腸。一句話應了中國梁山好漢的那句話：大盤吃肉，大碗喝酒。依我看，德國人「乾喝」時候為多，我會坐在萊茵河的遊輪上，看見幾乎所有德國酒友，無論男女老少都人手把着一大杯紮啤，一邊靜靜地觀景，一邊悄悄地討論，一邊慢慢地喝，肯定地說，桌上連碟下酒的小菜都沒有。中國人喝酒就是毛豆、煮花生也得來一盤啊。德國人不是下不起菜單，德國人喝啤酒「專一」。只品啤酒，絕無二務。

在德國喝啤酒，很快就體會到德國人喝啤酒的風格：「三快一功夫」。上酒快，你剛剛入座，瞬間之際，一大杯翻冒着氣泡升騰着啤酒香氣的紮啤已端到你面前。開喝快，德國人和英國人、法國人不同，沒有客套的一切禮節，端杯示意即開喝，從啤酒杯落桌到端起來就喝未有絲毫遲疑磨蹭，無縫隙銜接，喝得也快。「三快」的最後一快是笑得快，第一口啤酒入唇入口下肚，笑臉立即浮現，喝酒前多難多苦多累，多麼哭喪着臉，立時煙消雲散，雲開日出，發自內心地笑，真心實意地笑，寵辱皆忘地笑。三杯過後，德國人喝酒開始講究功夫。所謂「泡酒吧」，然也，那叫不緊不慢，不慌不亂，神來神往，無所追求，就是喝！可以從下午喝到傍晚，可以從半夜喝到黎明，神在酒中遊，人在酒中醉。彷彿那才是解脫。中國人愛問什麼是幸福？德國人會說，那就是幸福。

在德國啤酒酒友分兩大門類，這都是中國酒友給他們總結的。一類是「武喝」，因德國足球而狂飲、酷飲，而瘋狂，而歌而舞，真有些上九天攬月，下五洋捉鯨的豪氣。德國足球值得德國人自豪，值得德國人瘋癲。二類是「文喝」，即聽着音樂慢品慢飲慢度時光。不吵不鬧不言不語，只有音樂聲在酒店中迴盪，也是神仙世界，也是夢幻天地。音樂是德國人自豪的豪情抒發點。有位德國朋友酒後之言，只是酒友的一家之言：世界音樂在歐洲，歐洲音樂在德國。德國有「三B」：巴赫、貝多芬、勃拉姆斯。德國音樂家群星燦爛：門德爾松、舒曼、瓦格納、施特勞斯、韋伯、莫扎特、亨德爾……靜靜地坐在古老的店堂中，深情觀望着金色啤酒不斷地升騰變化，欣賞着那悠揚敲動人心的歲月之鳴，你會感到那裏有德國啤酒的靈魂。

賽結果和乒乓球比賽的結果完全一樣，只不過勝負正好顛倒。中國選手竟有一半選手連三杯啤酒都沒喝完，更不用說口含乒乓球了。這回輪到德國人歡呼啦，所有在場的人，每人喝三大杯，啤酒之香瀰漫整個賽場。歡呼聲、碰杯聲和慶祝勝利的歌聲不斷，德國人夠狡猾的。

在杜塞爾多夫喝德國啤酒還讓人大開眼界，喝啤酒論「米」喝。米是長度單位，不是容量單位，小學生都知道。但在德國喝啤酒喝得瘋狂，論「米」喝。

叫酒時，德國朋友很謙虛地問，要一米？兩米？還是一米五？當我還在不解的蒙蒙之中時，德國帥小伙已經單臂扛着「一米」送上桌來，原來是在一米長二十厘米寬的木盒中，威武雄壯地蹲立着十大杯德國啤酒。德國人幽默，喝「一米」，就是喝十大杯紮啤。我吃驚地看見相鄰那桌竟然叫來「兩米」！真夠嚇人震人的！